

张曙光诗选



第三届『诗歌与人·诗人奖』获得者
张曙光诗歌专号

诗歌与人®
POETRY AND PEOPLE

总第18期 2008.1

黄礼孩 主编

张曙光诗选

第三届『诗歌与人·诗人奖』获得者
张曙光诗歌专号

诗歌与人[®]
POETRY AND PEOPLE

总第18期 2008.1

黄礼孩 主编



张曙光，1956年生，现在黑龙江大学文学院任教。

1978年开始写诗，自1980年起开始发表诗歌作品。著有诗集《小丑的花格外衣》、《雪或者其它》、《张曙光诗歌》，散文随笔集《上帝送他一座图书馆》，译诗集《切·米沃什诗选》、《神曲》等。

写诗如同活着

黄礼孩

2006年，在杭州一个诗人与画家对话的一个诗会上，我见到了诗人张曙光。张曙光生活在东北的黑龙江，而我在南方的广州，如果不是诗会或什么诗歌活动，是难得遇见的。

那天，我同他，还有诗人桑克、泉子等人游西湖，说过一些什么都忘了，与他们的合影也不知所踪，但他此后给了我一个实实在在的印象：谦逊、平和、敦厚。而这之前，张曙光给我的想象只是停留在文字和他的图片里，见到他，与他说话，他便在我的心中生动并深刻起来。张曙光在九十年代初已为诗坛所关注，批评家程光炜在《岁月的遗照》一书中说到他：“我选择张曙光作为第一个批评对象的理由很简单，我能与他进行直接和开诚公布的对话。得知他的诗名是在1991年，而我见到他本人则已迟至两年之后的深秋。在北京大学一个名曰“大学生餐厅”的小餐馆，张曙光以他平实、内在的音容攫住了我的批评感觉：他身材略嫌单薄，寡言，微笑，然而态度沉潜。与他《岁月的遗照》、《尤利西斯》、《边缘的人》、《西游记》、《疾病》、《这场雪》等一批令朋友们刮目相看的诗作相比，这种印象的“差异”让人惊诧，但又让人顿然领略其中深沉的奥义。”

张曙光之于我，他是一个诗歌前辈，我敬重像他这样朴素、诚实的诗人。因为朴素的情怀，因为写作的理想是真实的

表达，他的诗歌自然也富有人性。他冷静、真实、敏感地避免了抒情的写作，坚持着事物最本质的言说，独自进行着叙事的诗歌技艺。张曙光是一位有着凝重的叙事风格的诗人，他的诗歌结构精巧、平稳，语言趋于沉重感。他的诗歌是历史的记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在他的诗歌中会找到那个时代的苦难、荒谬和毁灭。他的《1965年》是这一情感的激发：“那一年，我十岁，弟弟五岁，妹妹三岁/我们的冰爬犁沿着陡坡危险地滑着/滑着。突然，我们的童年一下子终止/当时，望着外面的雪，我想/林子里的动物一定在温暖的洞里冬眠/好度过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季/我是否真的这样想/现在已经无法记起。”在诗人的私语和缄默之中，在迷茫和质疑之时，在理想与责任之间，他的诗歌展示了自我挣扎的生命和个人的命运。他还把地域的印记叠加在心灵的背景之上，像《雪》就写出了心灵的苦难：“第一次看到雪我感到惊奇，感到/一个完整的冬天哽在喉咙里/我想咯噔，并想尽快地/从那里逃离。/我并没有想到很多，没有联想起/事物，声音，和一些意义。/一张陌生的面孔，在空气中浮动/然后在纷飞的雪花中消逝/那时我没有读过《大屠杀》和乔伊斯的《死者》/我不知道死亡和雪/有着共同的寓意。/那一年我三岁。母亲抱着我，院子里有一棵树/后来我们不住在那里——/母亲在1982年死去。”雪是张曙光诗歌中的一个主要意象，雪将他的记忆、经历、梦想融化到文字中来，让人看到诗人内心的镜像。而《岁月的遗照》：“我们向往着的永远逝去的美好时光？或者/它们不过是一场幻梦，或我们在痛苦中进行的构想？/也许，我们只是些时间的见证，像这些旧照片/发黄，变脆，却包容着一些事件，人们/一度称之为历史，然而并不真实。”写出了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处境，这同时也是个体的生存经验在诗歌文本中的映照。在他的诗歌中，个人性与历史感，个人与时代所发生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历史的维度。张曙光是一个沉思冥想式的诗

人，他说：写诗如同活着。是的，诗歌是一个人的生活因素，张曙光已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诗人在写作的一瞬间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之中。就像道路需要去行走一样，张曙光在几十年的诗歌写作里，活出了温暖和质朴、善良与忧伤，并见证着生活的勇气。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张曙光是持续写作并保持着他的影响力的诗人，除了他自己的写作，他的翻译也在读者中深受喜爱。他译米沃什的《礼物》是我百读不厌的诗作。在这本《诗歌与人：张曙光诗选》中选入了他译的但丁和斯蒂文斯的诗歌，从一个侧面又看到了一个诗人的才华。

当《诗歌与人》在给安德拉德、彭燕郊这两位诗人颁奖后，我们选择了诗人张曙光作为第三届“诗歌与人·诗人奖”的颁奖对象，内心是沉实的也是喜悦的，因为张曙光在多年的持续写作中，用他的庄重和坚韧创造了属于他的也属于这个时代的诗歌。

2008年1月12日

目 录

写诗如同活着 / 黄礼孩	001
1965年	001
人类的工作	003
窥视者	004
雪	005
1966年初在电影院里	006
悼念：1982年7月24日	008
1986年6月16日	010
给女儿	012
自 白	015
责 任	016
冬日纪事	017
放鹰人	019
记 忆	022

教 堂	023
感 应	024
永 恒	025
十四行诗	026
春 天	029
夜晚听巴赫	030
夏 天	031
风景的阐释	033
岁月的遗照	035
断 章	037
洛古村	044
雪的怀念	046
读《当代的精神处境》，雅斯贝 尔，想从里面发现些什么	048
都市里的尤利西斯	050
致——	052
看电影	053
大师的素描	060
一个诗人的漫游	069
参加为钢琴家琳达小姐举办的晚会	072
或 许	073
危险的行程	076
转 折	077
白雪公主	080
碰 壁	084
恐怖电影	086
芝诺的哲学	090
失语症	092

夏天或写给一位朋友的信	094
七月的游戏	095
婚姻场景	099
呼兰河传	102
稽 康	105
拉雪兹公墓的午后	107
冬日的海	109
白昼的风景	112
咏 史	114
谁杀了约翰·肯尼迪	120
我们美好的日子	121
诗人和柏拉图	122
月 亮	123
珀涅罗珀的花毯	124
海	126
冬 天	128
梦	129
春 天	130
 翻 译	
但丁诗歌	
炼狱篇	135
 华莱士·斯蒂文斯诗歌	
一位高声调的基督老女人	146
干面包	148
玻璃水杯	150
一张来自火山的明信片	152

我们气候的诗	154
星期天的早晨	156
彼得·昆斯在弹琴	163
我叔叔的单眼镜	168
张曙光创作年表	178

1965年

那一年冬天，刚刚下过第一场雪
也是我记忆中的第一场雪
傍晚来得很早。在去电影院的路上
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们绕过一个个雪堆，看着
行人朦胧的影子闪过——
黑暗使我们觉得好玩
那时还没有高压汞灯
装扮成淡蓝色的花朵，或是
一轮微红色的月亮
我们的肺里吸满茉莉花的香气
一种比茉莉花更为冷冽的香气
(没有人知道那是死亡的气息)
那一年电影院里上演着《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在里面我们认识了仇恨和火
我们爱看《小兵张嘎》和《平原游击队》
我们用木制的大刀和手枪
演习着杀人的游戏
那一年，我十岁，弟弟五岁，妹妹三岁

我们的冰爬犁沿着陡坡危险地滑着
滑着。突然，我们的童年一下子终止
当时，望着外面的雪，我想
林子里的动物一定在温暖的洞里冬眠
好度过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季
我是否真的这样想
现在已经无法记起

1984

人类的工作

用整整一个上午劈着木柴。
贮存过冬的蔬菜。
封闭好门窗，
不让一丝风雪进来。
窗前的树脱尽的美丽的叶子
我不知道它是否会因此悲哀。
土拨鼠的工作人类都得去做
还要学会长时间的等待。

1985

窥视者

他们来到这里据说是为了雪
他们来到这里据说是为了黑暗
他们摇摇晃晃像一群稻草人
在黄昏时分走进每一个私生活场景
窥视着男女主人公在床上
亲吻做爱或是干着其它事情
他们从不作用或改变着什么
他们只是窥视
他们的牙齿在黑暗中闪闪发亮
他们装饰着黑暗同时被黑暗所装饰
他们吞食着影子如一只猫
在吞食老鼠
他们认识每一个人却不被人们所认识
他们是窥视者

雪

第一次看到雪我感到惊奇，感到
一个完整的冬天哽在喉咙里
我想咯噔，并想尽快地
从那里逃离。
我并没有想到很多，没有联想起
事物，声音，和一些意义。
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在空气中浮动
然后在纷飞的雪花中消逝
那时我没有读过《大屠杀》和乔伊斯的《死者》
我不知道死亡和雪
有着共同的寓意。
那一年我三岁。母亲抱着我，院子里有一棵树
后来我们不住在那里——
母亲在 1982 年死去。

1986

1966年初在电影院里

历史和声音一下子消失
大厅里一片漆黑，仿佛一切失去了意义
人们静静地默哀了一分钟，然后
喧哗着，发出一声声嘈杂的抗议
不，不完全是抗议
我想里面包含着失望和委屈
至少我们是这样——我和弟弟
正像现在突然想到我不该写诗
不该。一个智者对我预言
“你永远学不会虚伪，夸张和矫饰”
那一天我们照例没有买票，熟识的看门人
照例用粗大的胡茬亲了亲弟弟
我记起来了，当人们抗议，失望或委屈
有人宣布是停电，并且点燃
一根根蜡烛
使剧场中布满巨大的影子
于是人们涌在窗前
望着外面滚堕的火球和密集的骤雨
不知为什么，我们感到安全

内心却萌动着一种莫名的恐惧
结尾该是很平淡了：雨渐渐小了
爸爸打着灯笼，给我们送来了雨衣
好像是蓝色塑料的，或者不是，是其它种颜色
这一点现在已经无法记起
但我还记得那部片子：《鄂尔多斯风暴》
述说着血腥，暴力和无谓的意义
1966年。那一年的末尾
我们一下子进入同样的历史